

## 《蓝花旗袍》：一位诗人和小说角色跨时空的碰面

2016年10月26日 加拿大《轻松加拿大》网站【原创赏析】

加拿大大雅文化网 <http://www.dayaculture.com>

多伦多社区网 <http://www.chinesecanadianvoice.ca>

作者： 吕文琪



“艺术家都是快乐也是痛苦的”，这句话形容此刻的作家川沙最适合不过。从1995年到2012年，他的足迹遍布欧洲，亚洲，和北美。在不断的游走、揣摩和记录之中，川沙和笔下的人物不间断的对话，倾听他们的声音，不眠不休。脱离现实生活的川沙，品尝着创作的快感，也承受着无法摆脱故事情节的痛苦。终于，在17年的后，他迎来了这部具有史诗性质的恢弘长篇小说《蓝花旗袍》的辉煌问世。

《蓝花旗袍》通过一个四川旗袍坊的后代，从一张穿着蓝花旗袍的女人的照片开始，讲述一个弃儿在经历国共两党的战争、政治风暴后，寻找母亲和替父报仇的故事。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战乱动荡的清末，以家庭和亲情为主线，一路延续到1990年代末。跟随作者川沙的足迹，小说的地域跨度从英国伦敦、爱丁堡，到日本东京，台湾台北，以及成都、重庆、延安、上海等城市。全文90余万字，从中国以外的地域遥视中国的历史进程，回忆中国发展往事，是一步具有史诗特性、含义深远的长篇巨著。

川沙本人很喜欢前苏联文人帕斯捷尔纳克。帕斯捷尔纳克是诗人出身，也是翻译家，后期发表长篇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，完成了从诗人到小说家的成功转型，并且获得了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然而，帕斯捷尔纳克曾因作品中对当年十月革命的保

留态度而受到苏联文坛的打击，长期过着孤僻的生活。川沙早期受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很大，把政治作为他小说的大整体背景。

“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远远超越政治，政治和文学里面要了解人的基本的情感是冲突的”，川沙说。

在《蓝花旗袍》中，有文革的情节，有满清民国时期的叙述，有国民党时期，共产党时期，不同的政治背景交叉融合。在川沙的意识里，政治的左右派对作家其实造成了一种尴尬和某种程度上的伤害，对文学也是一种走偏和迫害。对于川沙这样纯粹热衷文学的人来说，文学是大于政治的。

“政治是一种权宜之计，是阶段性的。历史上好的文学作品也是把政治作为一种背景来使用。涉及到中国的封建的东西，作为作者要要看透，并从中找出人性化的东西。”

《蓝花旗袍》中融入了很多人性化的情节，展现人性的矛盾，结合政治斗争中无法避免的伤害和纠缠，呈现出大历史环境中虚构小说的真实，并预言着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的未来。

作为诗人出身的川沙，在后期的创作中，也很努力地摆脱掉诗人的身份和意境。川沙眼中的诗歌有张力，优美，简捷，传播力快。很多人很多时候读不懂诗歌，或者体会不到诗歌简短字句中的意境。诗歌大都讲究韵味，文字晦涩，有无限想象和品味的空间。川沙很用心地把《蓝花旗袍》用现代派的手法展现，强调情节的叙述，言语更为平实，有初中文化水平就可以读懂了。相比较他的第一部有宗教色彩的长篇小说《阳光》，《蓝花旗袍》显得更为大众化。

《蓝花旗袍》共四部十四卷 92 余万字，有超过 100 个人物的刻画。投入创作的川沙，把故事人物铺散开来，赋予笔下每个人灵魂和生命。在经历创作的昼与夜，他在不同的时段甚至是自己的梦境中，不间断地与他笔下的人物对话，倾听人物的内心所向，让整部小说超越文字和纸张的框架，让小说主人公按照他安排和改写小说的结局。前半部分完成了 40 多万字的川沙，曾在与小说人物隔空对话后，推倒全部 40 万字的作品重新改写。

长久以来，川沙凭着“一定要把它写完”的坚定信念，活在小说创作的幻象世界里。写完《蓝花旗袍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，川沙都觉得仿佛小说里这些人好像依然还在跟自己说话，依然是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。也正是借助加拿大这篇安静的土地，才让川沙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环境投入创作。

早期曾经在英国生活的川沙，为了集齐小说的素材，1995 年从中国扛着很多老式胶卷带到英国，拍摄了很多素材。小说中爱丁堡和伦敦的火车具体的列车时刻表、车票、何时达到某站，都是有据可寻和真实的。很多川沙未曾到过的地域，他会去看地图，了解地形。到了后期在多伦多，他甚至寻找到从那里来的人，去做访问

和调查，确保情节的准确。由于小说的历史跨度很大，历时这么多年才完成《蓝旗袍》这个庞大的工程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川沙回忆说，很多小说中的中国的场景，比如说当年的火车，颜色、形象和现在都已经不一样了。要借助很多照片去回顾，去描写，去记述。虽然小说是虚构的，但却是一个历史故事，是一个中国家族在文学幻想中尽量接近真实的呈现，展现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状态。

《蓝旗袍》的创作灵感来自川沙的一个梦。1995年住在爱丁堡很古老的房子里的川沙，每天过着从家到图书馆的安静生活，偶尔走访教堂。有一晚，川沙梦见了父亲，梦见了他自己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和父亲在梦中交谈。醒来后，他把这些回忆写成了一篇名为《假人》的短篇散文，就扔在那儿了。

过了不久，这些文字开始干扰他，他仿佛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和创作的源泉，想继续更多的写作。于是他开始了《蓝旗袍》初稿的创作，一稿一稿地改，二三十万字都收不住，思如泉涌。也许这就是作为艺术家的灵动，作为文人，对生活不间断的反思和对思绪细致的捕捉。

在没有什么大纲的前提下，川沙在自己的故事情节里，和笔下的人物一起，走过了多年纠结却又真实时光。有的时候，小说中的人物被写活了，写到最后的时候，已不再是川沙最初预见的结果。川沙开玩笑说，像他这样写长篇小说的作家，都是“有毛病”的吧。其实不难看出，作为掌控全局，在虚幻中创造真实的作家，更多的时候他是分裂和矛盾的，在他自己所要体现的故事中，也有无法抉择和取舍的时候。

现在，很多制片方有意把川沙的长篇小说拍成电视剧，请他出来做编剧，改编一下这部巨作。然而，面对一切都被无限商业化的影视产业，川沙却并不愿抛弃艺术的角度去迎合市场。

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有着艺术使命感，不愿被金钱框住。面对国内越来越会迎合市场的编剧，川沙也会顾虑原著中深厚的东西会被抹掉，电视剧会和小说原著相当偏离。作为不算是高产的作家，川沙更注重文字的深远的意义和品质。因为《蓝旗袍》长时间的创作，川沙发现时代在变化，很多经不起考验的东西会被扔掉。所以，他时常提醒自己要走的慢一些，多一些回顾和考量。

《蓝旗袍》目前已经在河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。在本月月底举行的北京国际书展上，川沙的巨著届时也会被展出。而执着于文学、艺术，带着灵动、不沾世俗眼光的川沙，恐怕又要踏上他下一步作品的征程。没事喜欢坐在Yonge和Finch的咖啡厅顶楼，描写那些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路人，记录下陌生人的年龄、特征、情绪，甚至根据这些揣摩这些路人的性格……这些文人特别的写作训练，在岁月的沉积中，终都变成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小说人物。

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听起来看上去都“不太正常”的作家。每个文人艺术家都是有着自己小宇宙的强者，敢于追梦，承担寂寞和审视。更重要的是他们分享了世间值得被传颂的故事，让时间定格，让历史回放，让生活沉淀，让一切有所追忆。